



87399

六臣註文選卷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註

詠史

詠史詩

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詠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曹公好以已事誅

殺賢良粲故託言秦穆公殺三良自殉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

善作其所知善曰禮記曰陳乾昔寢疾

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



為殉鵲冠子曰達人大觀翰曰秦穆殺三良

從死曰殉古無此事人所知之惜五臣哉空爾為善曰左氏傳曰秦伯任奸卒

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

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

彰非禮故云空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

音資善曰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用不訾之軀良信也賈逵國語注

曰訾量也良曰凡仕曰臨沒要平之死焉得不

結髮訾量也言無量也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

下如綆杏縻美悲切善曰劉德漢書注曰黃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鄭玄曰亢謂塚壙也說文曰綆汲井綆也縻



牛轡也

銑曰穴

墓門綆縻皆繩索

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同

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

善曰說文曰劇甚也包咸論語注曰施行也

向曰甘爲殉而不退

翰曰

生爲百夫雄死爲

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善曰毛詩曰維此奄息百

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

王逸楚辭注曰虧歇也濟同善注

### 三良詩

五言

曹子建

良曰亦詠史也義與前詩同植被文帝責黜意者是悔不隨武

帝死而託是詩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

善曰言功立不由於已故不可為也呂氏

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問也孝經注曰死君之難為盡忠謚法曰能制命曰義我謂三良也 銑曰植自言功名不可強為而致也唯忠義我可安之

秦穆先

下世三臣皆自殘

善曰列女傳柳下惠妻誄曰愴悌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

哉乃下世兮賈達國語注曰沒身為殘向曰殘殺也

生時等榮樂既沒

同憂患

平聲臣飲酒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公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

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

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

五

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平

長夜何冥冥一往

不復還

善曰說文曰捐棄也楚辭曰美人兮攬涕而竚臨穴已見上文說文曰歎太息



也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閭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翰曰墓中不明是謂長夜冥冥暗貌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善禮記曰親始死惻怛之心傷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濟曰黃鳥哀三良詩也傷肺肝悲之至也

詠史詩八首 五言

左太冲 向曰是詩之意多以喻已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

枕賦曰援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犖卓犖與犖同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揚

雄博極羣書良曰蓋思自屬矣弱冠年二十也柔翰筆也卓犖特達也著論佳過



秦作賦擬子虛

翰曰賈誼作過秦論司馬相如作子虛賦准擬此以爲法則也

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

善曰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

頓乃作爲鳴鏑習勒騎射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也漢書曰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銑曰鳴鏑矢名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

子余反

善曰尚書曰善救乃甲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

也齊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打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

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將田穰苴有兵法我乃雖非甲冑之士疇昔嘗覽穰苴之術

長嘯激清風志

若無東吳

善曰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王逸楚辭注曰激感也東吳謂孫氏也



日時吳未平臨風長嘯若無東吳者志高而氣勇也鈇刀貴一割夢相驤

良圖

善曰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冀劔鈇刀一割之用韓君章句曰騁施

也濟曰以鈇為刀只可一割不可再用言願當一割之任奮策於敵國也左眄見

澄江湘右盼

普定羌胡善曰廣雅曰眄視也方

謂取吳右定羌胡謂取蜀蜀在西故云羌胡

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善曰漢書曰酈食其

田有廬漢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善曰古詩曰鬱鬱園

離垂貌離離輕細貌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

善曰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七發

曰高百尺而無枝韓詩內傳曰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胄長子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西都賦曰英俊之域爾雅曰僚官也濟曰彼謂山苗喻世胄此謂潤松

喻英俊

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

七葉珥漢貂

善曰周書湯曰吾欲因地勢所有而獻之列子俞氏曰病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班固漢書金日磾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董巴與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爲飾良曰珥

珥也

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善曰漢書馮唐以孝著爲郎中



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曰為郎  
說文曰偉奇也荀悅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

署銑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故云  
不見招思歎小人在位而君子在野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善曰廣雅曰希庶也  
呂氏春秋曰田贊說

荆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  
干木偃息以安魏也通幽賦曰干木偃息以蕃

魏向曰吾思自稱也希美也段干木偃息德義  
文侯過其廬而軾之諸侯聞之而畏魏是謂魏

之藩屏也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善曰史記曰魯  
仲連好奇倜儻

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  
魯連適遊趙謂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

請為君責而歸之乃見辛垣衍起再拜謝  
曰吾請出不敢復言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

翰曰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此謂談笑之間也



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

善作

受賞高

節卓不羣

善曰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平原君乃置酒酒酣

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責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宣於當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如有所立卓爾濟曰謂不爲貴者所羈而能解紛又臨組不肯綵不受所賞卓然與天下不羣也

對珪寧

善作

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善曰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綵繫也禮稽命徵曰諸侯執珪解朝曰析人之珪將加之官必授之以印後仲連爲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再封故言連璽鄭



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良曰組綬綵繫分受璽印也言  
仲連視此猶浮雲之遠已也思以  
干木仲連繫已利物以刺貪夫也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

長衢

善曰毛詩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  
也吳質書曰陳威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

赫赫師尹毛萇曰赫赫顯盛貌西都賦曰冠蓋  
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  
古詩曰長衢羅夾巷銑曰濟濟赫赫美盛貌  
術衢皆道也竟盡也貴人所乘車朱其輪也

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

善曰漢書蓋寬饒曰  
上無許史之屬下無

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漢書孝宣許皇后元  
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爲平恩侯又曰史良  
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  
高爲樂陵侯向曰此皆貴盛用事游士皆集



宿其館廬也

南鄰擊鍾磬比里吹笙竽

善曰左氏傳曰鄭伯有夜

飲酒擊鍾焉呂氏春秋曰帝嚳令人擊磬墨子曰彈琴瑟吹笙竽磬或爲鼓

族故常

聞奏樂

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興寥寥空宇內

善作中

所講在玄虛

善曰說文曰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楊雄自敘口雄家素貧

嗜酒人希至其門廣雅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辭

曰閔空宇之孤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

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

無形謂之道濟曰寂寥虛靜也楊雄素嗜酒

人希至其門故云無卿相車輿也雄方

草大玄經以自守故云所講在玄虛也

宣尼辭賦擬相如

善曰漢書曰時有人問雄者

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爲



式良曰法言象論語故云  
在作賦以相如為式故云擬  
悠悠百世後英名

擅八區善曰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魏志程昱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

專也解嘲曰天下之士咸營於八區銑曰雖至百代尚猶擅名於八方也思以雄儉約折以

金張奢麗以  
激於當代也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善曰廣雅曰皓明也傳玄三都賦曰白日

舒靈景於天地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  
名曰神州向曰皓大也靈景曰景也神州京

都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善曰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相寬

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峨峨  
林翰曰紫宮天子所居處雲浮高廣也峨峨

高門內藹藹皆王侯善曰廣雅曰峨峨容也峨與峨同古字通漢書鮑宣



曰豈徒欲使臣重高門之地哉毛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廣雅曰藹藹盛也濟曰峨峨高貌

自非攀龍客何為歟許來游攀龍鱗附鳳翼薛

綜西京賦注曰歟者言忽也良曰言我非攀龍附鳳趨競之人何為忽游於此被褐

出閭闔高步追許由善曰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

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閭闔門西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修

道冲虛學于齧缺許由為堯所讓由是退隱遜逃於中嶽下銑曰褐短敝之衣閭闔國門也

許由堯時隱居之士思惡世人趨競勢利振衣

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善曰王粲七釋曰濯身平滄浪振衣平高嶽向曰

振衣濯足欲去世塵也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

平聲協韻安國尚書傳曰樂酒

善曰孔

曰酣毛萇詩傳曰震猶威也

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

善曰史記

曰荆軻之燕與屠狗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

恥邈四海豪右何足陳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邈

曰豪右兼并之家秦王不成故云無壯士節觀其志氣亦與一代殊此人高觀越四海之外

貴者雖自貴視之若

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善曰列子楊朱曰貴非所貴賤

非所賤齊貴齊賤漢書曰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齊曰埃塵輕細也千鈞至重也言君王



雖貴軻將刺之狗屠雖賤軻乃與飲事雖屬軻  
實思自謂也思疾當時貴者盡是小人故輕之  
賤者雖賤則有  
君子故重之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

善曰史記或說主父  
偃曰本橫主父偃曰

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  
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注曰宦仕也呂氏春秋曰  
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  
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薄淮陽邪良曰此由  
名宦不達而骨  
肉之親相薄也  
買臣困樵采善作伉儷不安宅  
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  
檐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  
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  
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  
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  
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



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仇敵也銑曰伉儷謂妻也宅居

也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善曰漢書曰陳平

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方言曰翳

之言背也郭璞曰謂蔽夢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負

向曰翳依也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善曰郭

窮也楚辭曰嗟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

翰曰卓文君既奔司馬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

君徒四壁立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善曰班

寥虛廓空也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固說東

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漢書吳起商鞅垂著

篇籍業光於當其未遇時憂在五臣填溝壑英雄有

逆邐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善



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周易曰屯如遭如國  
語曰古曰在昔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  
施良曰自傷  
沈淪於此見志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

空廬

善曰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鵲冠子曰籠中  
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

落落踈寂貌言士之居窮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  
賦曰廓抱影而獨倚銑曰士居窮巷猶鳥之

在籠皆不得志也習習屢飛貌  
落落踈寂貌抱影猶隱身也

出門無通路枳

棘塞中塗

善曰王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  
孔叢子孔子山陵之歌曰枳棘充路

陟之無緣向曰無通路謂時無  
道也枳棘有棘之木喻讒佞也

計策棄不收

塊若枯池魚

善曰東方朔大言曰計策棄捐不  
收王逸楚辭注曰塊獨處貌



曰計策不見用塊然若涸池之魚

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

善曰

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古出東門行曰益中無斗米架上無懸衣說文曰顧還視也儲蓄也謂蓄積以待用也濟曰寸祿斗儲雖至少此皆無之

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蔑輕也莊子曰親友

益踈良曰思疾時棄賢賤貧兼以自喻

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

俛仰生榮華咄

當沒嗟復彫枯

善曰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

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後去趙之燕陽為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以斯為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為丞相二世下斯就五刑莊子曰其



疾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頡篇曰咄啐也說文曰啐驚也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啐倉憤切銑曰此者素皆貧賤之士俯仰之間而取榮寵旋而復見彫殘也言人不可無位及其有位不欲過分咄嗟嘆詞也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栖一枝可爲達士模善曰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向曰偃鼠鷦鷯取足而已不願餘也此則達士之模思言位過其才必爲咎其

詠史詩五言

張景陽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陽載之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

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爲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協見朝廷貪祿



位者衆故詠此詩以  
刺之 翰同善注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衆賢和於朝萬物

和於野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王 諲諲東

都門羣公祖二踈

善曰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絕較之祭也二

踈見下注 濟曰藹藹盛貌東都門長安東 朱

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

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鹽鐵論

曰秦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左太冲詠史詩曰

朱輪竟長衢古詩曰長衢夾巷良曰朱軒公卿

車也金城長安 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

善曰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蒼頡篇曰



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銑曰簪冠

簪也凡束髮為從行人為墮涕賢哉此丈夫善官散髮為罷官

漢書楊宣上書曰行道之人為之墮涕毛詩曰心之憂矣涕既墮之向曰此丈夫即廣受也

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

老也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向曰揮散儲積也顧

謂四座賓多財為累愚善曰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

嘆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

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

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



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  
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  
道路觀者曰賢哉二丈夫或嘆息爲之下泣廣  
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  
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  
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  
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  
老人卽以閑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詩  
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  
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  
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  
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也累愚爲過者之  
也累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

宜見書

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王爭流名與

天壤俱弊說文曰咄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珥貂蟬論語曰子張問行子



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翰曰蟬冕客  
謂貴盛者紳大帶也宜書二疎之事於此而常  
佩服矣壤地  
也咄嘆也

### 覽古詩

五言

### 盧子諒

善曰徐廣晉紀曰盧諒字子諒  
范陽人也有才理顯宗徵為散

騎常侍段末波愛其才託以道險終  
不遣之末波死諒依石季龍冉閔誅  
石氏諒隨閔軍遇害 齊曰徐廣晉  
紀云諒善屬文西晉之末天下喪亂  
北投劉琨琨以爲從事中郎後爲段  
匹碑別駕嘗覽史籍至蘭相如傳觀  
其志思其人  
人故詠之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帝厥價徒



空言

善曰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琬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

光奉璧之趙琬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

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償良曰和

氏璧天下所傳寶趙惠文得之秦昭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而實不欲與城故云其價是

也空言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  
平簡才備行李

圖令國命全

善曰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璧城

恐不可得而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

謂將賣已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

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將與秦璧而不與趙城是見賣也不與秦璧則



短在趙是致患也故蘭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

簡才使秦以全國命善曰史記曰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

使王召見問蘭相如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

語曰顏回以德行著名孔

子稱其賢向同善注奉辭馳出境伏軾徑

入關善曰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奉和璧西入

秦尚書曰奉辭罰罪鄭玄禮記注曰辭言

語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嘆曰由之難

化也翰曰軾車上橫木入關入秦也秦王御

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

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記注曰節所以明

信輔君命也冬趙使者擁節也說文曰揮奮也

燕丹子曰荆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

出然銅有金故稱曰金柱良曰趙使相如也

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大喜相如

祝秦王無意償趙城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



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  
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  
碎於柱矣乃持璧睨柱欲以擊之秦王恐其毀  
璧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趙而使相如就館揮  
奮睨視也**連城既偽往荆王亦真還**善曰史記  
捐毀棄也  
秦王特以詐偽為與趙城實不可得乃使從者  
衣褐裹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乃不以城  
與趙趙亦終不與璧濟曰連城謂十五城荆王謂和氏璧也  
**爰在澠池會二**  
**主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善曰爾雅  
史記曰秦王欲為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王  
會澠池又曰嚴仲子謂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  
以交足下權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交歡史記  
曰秦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列子  
曰不猶愈於負其力乎漢書曰秦王政負力怙  
威鄭玄周禮注曰負恃也方言曰端緒也向



日秦趙會於澠池秦昭王欲恃其疆相如折挫其端皆計血下霑襟怒髮

上衝冠

善曰說文曰眦目眦也列士傳曰朱亥

如怒髮上衝冠徐敬業詩曰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翰曰相如怒而目眦血下髮上衝冠

西缶終雙擊東瑟

作五臣

不隻彈

善曰西征賦曰秦虎狼之強國

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蘭耻東瑟以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

奄咸陽以取雋濟曰酒酣秦王謂趙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爲之鼓瑟相如前

進曰趙王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前進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濺大王矣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將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爲之擊缶實鼓瑟而言琴者文之失矣

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

善曰幽通賦曰捨生



非死者難言處死者難也良曰捨生而死者蓋易也處死地而能立事難也而相如能矣

稜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

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攝于鄰國

毛詩曰不畏彊禦孔安國尚書傳曰于犯也銑曰謂相如奉璧入秦時也稜猶奮也彊禦謂

秦也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以相如功大拜爲

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

會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向曰相如

引車避匿此爲屈節也廉公何爲者負荊謝厥

讐音愆善曰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

庸人尚羞之相如曰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



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鬪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  
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  
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  
人不如將軍寬之至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  
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尚書曰思免智  
厥讐孔安國尚書傳曰讐過也翰同善注智  
勇冠當世弛張使我歎平聲善曰史記太史  
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  
謂兼之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說文曰歎吟也謂  
情有所悅吟嘆而歌詠濟曰相如智勇蓋於  
當世弛解也下廉頗為解折秦王為張之誠可  
歎美之我  
謹自稱也

# 張子房詩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姚泓  
新立關中亂義熙十三年正月

公以舟師進討軍頓  
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

善曰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

平一時

良曰晉末宋高祖北伐見

張良廟毀乃修之并命諸人爲詩瞻

時爲豫章太守遺以和此雖是和詩而實詠之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

善曰毛詩序曰關雎

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毛詩曰顧瞻周道又序

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將上洛易

去隆替興亂

罔不亡

善曰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上閭水東

漢書婁敬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

洛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

亡又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向曰隆盛替廢也周公卜洛而都之以爲有德



易以盛無德易以廢至復興於亂道無  
不亡之者而周子孫有之是以亡也  
力政天

九鼎苛虐暴三殤善曰力政謂秦也墨子曰  
天意者力政也如淳漢書

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為政相攻伐也史記  
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苛猶虐也禮記曰

苛政猛於虎同翰注翰曰力政謂秦以力為  
政也吞取九鼎而伐周也橫死曰殤孔子過大

山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使子貢問之曰吾舅  
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

也曰無苛政孔子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也  
也秦之苛法天下怨之其暴甚於此三殤也息

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善曰東京賦曰百姓不  
能忍是用息肩於漢毛

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鑒  
無私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南都賦曰輝朱光

於白水濟曰天下苦秦猶終日擔重而行思  
息其肩者也故神靈下鑒莫高之德而養之莫



火德故云朱  
光纏結也

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

善曰伊人謂張

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曰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宇孔

安國尚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遂志賦曰扶興王

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良曰興王謂漢高也

言人代天理官子房感此而扶婉婉幙中畫輝

翼興王使成帝業工官聿疾也

輝五臣作暉天業昌善曰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

房易靈圖曰攝天之業使之理鄭玄曰天業

得其理銑曰言子房運策於帷幄之中使漢

高帝業昌盛也婉鴻門銷薄博蝕垓下隕善作

婉美貌暉暉明貌

攬楚搶項羽將協韻善曰漢書曰亞父范增說

咸項羽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

良具告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曰早自來謝

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



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項公從間道走歸使張良留謝又曰漢王追羽至陽夏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薄蝕攬槍皆喻羽也京房易飛候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爾雅曰彗星爲攬槍向曰同善注皆錯亂不順之事隕猶落也

### 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

善曰爵仇謂封雍齒也漢書曰良從

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爲相國良勸高祖立之又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翰曰高祖居洛陽宮諸將爭功不定以問良良曰陛下所與爲仇者爲誰曰雍齒張良曰請先封雍齒上從其計諸將聞之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此謂爵仇也又勸上立蕭相國故云建蕭宰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良因勸上入長安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是謂定都又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以肇問良良爲畫計得不易太子故云漢書諸皇也肇



允契幽叟翻

善作

飛指帝鄉

善曰言初卽合

鄉漢書曰良從容步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又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廼學道欲輕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鄭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齊曰良嘗步下邳圯上同善注肇始允信幽神也老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爲王者師及其功成是欲輕舉將乘雲翻飛指于帝鄉帝鄉謂崑崙山天帝居處惠心奮于祀清埃播無疆善曰周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清塵也李尤武功歌曰清埃飛連曰月毛詩曰惠我無疆良曰良以明惠之心爲漢計奮于千載之上清塵布於後代有無窮



之美埃塵

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

善曰神武謂宋高祖

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銑曰神武謂宋高祖睦親也三正天地人之政言宋高祖躬親三正之道裁制成理德被八方

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善曰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猶明也薄

猶輕易也河陰汾陽堯舜二帝所居也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又以方堯則堯可輕薄也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向曰易云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慶霄慶雲也皆以喻宋高祖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即河陰也堯見四子汾水之陽冒然喪其天下焉謂高祖之德可以照鑒舜河陰覆堯汾陽言皆過之燭照薄覆也

鑒



於五臣作

歷頹寢飾像薦嘉掌

善曰宋略曰大

鑿旌鑿旗也公羊傳秋祭曰嘗

翰曰鑿旌車

駕旌旗也言宋高祖歷良廟見頹毀寢廢更使

飾其形像而祭之薦

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

進也嘗設祭名也善曰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鄭玄尚書

緯注曰甄表也陸機高祖頌曰念功惟德鄭玄

毛詩箋曰惟思也齊曰言宋高祖之意豈徒

表飾此廟而已乃思良輔翼漢祖故復為之是

不忘祖德矣宋高

漢後也甄表也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曰善

逝謂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子之志亦慕

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

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

我懷人寘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

良曰作起揆度也子謂子房也言死者

可起之而令仕度良之意亦慕我宋朝濟濟屬

濟濟屬



車士粲粲翰墨場

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

奮藻實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場園講經藝之所銑曰濟濟美貌粲粲盛貌屬車後

車也言宋祖後車之士皆文章之士是翰墨之場故能詠良也瞽夫違盛觀竦

踊企一方

善曰瞽夫宣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莊子叔連曰瞽者無以與乎

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詩曰相怨一方向曰瞻自謂育瞽之夫不得觀此盛觀但竦誦

企望而已瞻時在豫章故云一方

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

善曰

禮記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說文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縶之

足不良能行毛萇詩傳曰良善也翰曰四達謂衢也言天下有道衢路平直瞻自愧蹇跛無

良才以游此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善曰莊



人其於人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  
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  
止欲賦曰飲延首以極視魏明帝野田黃雀行  
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五子胥  
歌曰庶此太康肯吾力兮濟曰瞻自謂微人  
而守遠郡由餐和氣遂復忘此但以舉目延首  
詠太康  
之道

秋胡詩五言

顏延年

善曰列女傳曰魯秋胡潔婦者

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  
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  
悅之下車謂曰今吾有金願以與夫  
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二親不願人  
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  
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



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東髮修身辭親往仕五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旁婦人而下予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良曰同善注延年詠此以刺爲君之義也

椅

宜於

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

每相匹

善曰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

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驚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言椅梧佇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鵠冠子曰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毛萇詩傳



曰懷思也銑曰椅亦梧類鳳皇常棲之言

梧之樹常傾枝以候鳳寒谷之地待人以吹律

亦猶影之與響物而應之雖自遠而至因相婉

匹偶此言夫婦之義相感而合懷猶顧也

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善曰毛萇詩傳曰婉然

爾雅曰嬪婦也向曰幽閑柔順峻節貫秋霜

貌謂秋胡妻也君子謂秋胡也

明豔侔朝日善曰貫猶連也傳玄有女篇曰容

注曰侔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

今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

日翰曰志節高峻過秋霜嘉運既我從欣願

之厲明惠豔淑等朝日之美

自此畢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

運濟曰偶此嘉會故欣願畢矣欣喜也

燕居未及好五臣良人顧有違善曰毛詩曰或

作歡燕燕居息又曰



妻子好合孟子曰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良曰燕安也秋胡娶後五日而行故云安居未及歡違別也脫巾

千里外結綬登王畿

善曰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欲宦於陳故脫巾

而結綬也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屐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長安諺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銑曰巾布衣之服綬職事所服千里謂陳國王者所起故曰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善曰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氏傳曰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向曰昧未也言未明而戒徒者早起使左右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善曰古車策駕馬毛詩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毛萇曰倭遲歷遠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



切存為父離別沒為長不歸善曰

注同復來歸死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善曰

當長相思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曰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波沮矣我馬虺隤矣

濟曰余謂秋胡稱也怨歎此行役也三嚴駕越風

寒解鞍犯霜露善曰楚辭曰嚴車駕兮戲游鄭

令曰下馬解鞍左傳太叔曰跋涉山川蒙原

犯霜露良曰嚴加整駕也解鞍息駕也

隰多悲涼廻颺卷高樹善曰宋均春秋離騷起

荒蹊驚鳥縱五臣作從橫去善曰阮籍詠懷詩悲哉

游宦子勞此山川路善曰漢書薄昭與淮

南王書曰今之諸侯游宦



事人毛詩曰山川  
悠遠維其勞矣  
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

時

五臣作人

爲此別日月方向除

善曰楚辭曰超道遙兮今焉薄又曰

愁修夜而宛轉莊子老聃曰予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哉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萇曰除陳生新曰除鄭玄曰四月爲除廣雅曰方始也  
日徂往孰知寒暑倏倏見榮枯  
善曰倏倏猶除盡也  
女典曰春榮冬枯自然之理  
向歲暮臨空房  
善曰倏倏猶俯仰也程曉曰倏倏猶須臾也

涼風起坐隅寢興已寒白露生庭蕪

善曰陸機

青青河畔草詩曰空房來悲風鳴鳥賦曰止于坐隅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宋玉風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暮兮日已勤役從歸願反路  
寒爾雅曰蕪草也  
翰注同



遵山河

濟曰役謂入仕歸願謂復還也遵從也

昔辭

善作醉字

秋未素

今也歲載華

良曰未素謂木未落載華謂草已榮

蠶月觀時暇桑

野多經過

善曰毛詩曰蠶月條桑又曰蚺蚺者蠋烝在桑野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

過佳人從所

此善作

務窈窕援高柯

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召

予

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說文曰援引銑曰佳人即秋胡妻也窈窕美貌援攀也

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善曰漢書李延

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冉得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鄭

玄毛詩箋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向曰傾城之貌人誰不顧故秋胡停駕

而觀弭按也中阿路之曲也

年往誠思勞路

善作事字

遠闊音形



雖爲五載別相與昧平生

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答揚

德祖書曰思子爲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以慰吾心

廣雅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無容不識直爲先昧平生所以致謬孔安國論語注曰平

生猶少時也

翰曰闊猶

異也昧平生言不相識也捨車遵往路鳧藻

目成

善曰周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

冀州賦曰感鳧藻以進樂兮楚辭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今目成王逸曰獨與我睨而相親

成爲親也

濟曰秋胡望其妻而前如鳧鳥得

水草歡躍而進將以目擊冀成其心捨棄遵從

也藻水草也

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我心多苦調

密比

五臣作此

金玉聲

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

大賸南金鄭玄毛詩箋曰聊



且略之辭也潘岳從妹誄曰義心清尚莫之與  
鄰調猶辭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濟曰南金雖重執義  
不受密絕之義也高節難久淹竭列來空復

辭善曰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礪女之心  
高其節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求自踈王逸

楚辭注曰竭去也良曰婦既志高  
故難久留竭去也空復辭無所得也遲遲前途

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善曰閑居

賦曰太夫人在堂蘇亥織女詩曰時來嘉慶集  
室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

兮容與導余兮何之銑曰遲遲行貌造至也  
至門基謂及家也向曰見母故云拜嘉慶妻

未還所以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善曰物色桑榆言日

問何之晚也東觀漢記光武曰日出之東隅收之桑榆  
翰曰妻自采桑而歸也桑榆時言日暮也



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

**其七**

善曰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嫋

日美人亦妻也秋胡

慙歎已過前持其妻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

善曰毛詩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鄭玄箋

日已止也良曰妻既恨之聊述其情

離居

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

善曰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史

記曰魏王豹至國即絕河關爾雅曰豫樂也

銑曰豫

悅也

明發動愁心閨中

起長歎

平聲善曰毛詩曰

明發不寐曹子建美女篇曰中夜起長歎

慘悽歲方晏日落游子顏

**其八**

善曰言情之慘悽在乎歲之方晏日之將

落愈思游子之顏楚辭曰歲既晏兮執華鄭玄

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高祖曰游子悲故鄉

句曰每及歲暮常妻參



此皆秋胡子妻恨詞如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

起善曰高張生於絕絃以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與於恨深楊雄解嘲

曰弦者高張急激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說苑曰應侯

與賈子坐聞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謂音聲

之和翰曰以琴瑟爲喻也高張必致絕絃立節有以盡命聲急自於調起詞苦由乎恨深

自音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爲別百行愆

善作諸已善曰繁欽與魏文帝牋曰冀事速訖詔字

曰解佩褰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飭百行也杜預左氏

傳注曰誓失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已濟曰愆猶失也君子失明義誰與



借沒齒

善曰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

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論語曰沒齒無怨言良曰借俱沒盡齒年也言怨其失義不俱盡年

愧彼行露詩其之長川汜

其九善曰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而我貪

生以蕪義比之為劣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

成婚禮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決復入河為汜

銳曰詩序云彊暴之男不能

五君詠五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

斟酌當時劉謨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

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彼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持鍛龍性誰



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  
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  
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沈飲誰知非  
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向同善注

### 顏延年

阮步兵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厨中有數斛酒乃求

為校尉大將軍甚奇愛之翰注同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

善曰廣雅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

動謂之心分別是非謂之識廣雅曰鑒照也洞深也

沈醉似埋照

寓辭類託諷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為務沈醉日多善屬文

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重班固漢書述曰寓言淫麗託諷終



始良日照光也籍沈醉終日率爾長嘯若懷

人越禮自驚衆

善曰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常遊

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

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

門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笑若鸞鳳之

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

常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爲

我設邪嵇康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

放賈逵國語注曰越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踰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

言玄遠口不評論臧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

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銑曰同善注此延年自託以爲途窮者

嵇中散

良曰嵇康爲

中散大夫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善曰孫盛晉陽春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呂氏

春秋曰沈君筮謂孫叔敖曰耦世接俗子不如我食霞謂仙也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司馬

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餐朝霞 翰曰餐霞仙者之流

知凝神

善曰顧凱之嵇康讚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

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

相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嵇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

神人向子期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

聚死灰是其神凝也廣雅曰凝定也濟曰同善注尸解則形解也驗此則康默然而仙矣又

康著養生論則可謂知凝神之道也 立俗迂故流議尋山洽隱淪



善曰竹林七賢論曰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  
迂世爾雅曰迂逆犯也非有先生論曰欲聞流  
議神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  
之數與共入山遊戲採藥相子新論曰天神人  
五二曰隱淪良曰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犯  
俗而罹流議與王烈入山游戲是則洽隱淪也  
鸞翮有時鍛拜所龍性誰能馴善曰嵇康別傳曰

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曰飛高鍛羽許慎  
曰鍛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  
服虔漢書注曰擾馴也鍛所例切銑  
曰鍛殘馴擾也皆以喻康亦復自謂

劉參軍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劉靈為建威參軍向同善注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

善曰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閉既無外累故

聞見皆滅滅榮緒晉書曰靈潛嘿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



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開船說又曰情  
藏也莊子廣成子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  
將守形形乃長生 翰曰言伶懷情不  
發以減聞見猶閉關却掃而無事也 鼓鍾不

足歡榮色豈能眩戶徧切 善曰夫鍾鼓以悅耳

色俱喪故鼓鍾不足以爲歡豈榮色之能眩也  
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 濟曰眩惑也謂聲

色不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善曰廣雅曰韜

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伶常乘鹿車攜一  
壺酒尚書曰羲和沈湎于酒孔安國曰沈謂醉

冥也毛詩曰好樂無荒鄭玄曰荒廢亂也 銑  
曰韜藏精光也沈飲耽飲也荒廢之宴言人不

知伶非爲此宴 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善曰

宴亦有以也 即酒德頌也秉謂中心也蒼頡篇曰秉別外之  
辭也 向曰嘗作酒德頌雖曰短章情自此見



謂伶好飲為居亂代欲晦其才延年自解將同此矣

阮始平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為竹林

之遊官止始平太守翰同善注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

五形秀善曰青雲高遠作人秀也史記太史公

曰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曰

秀美也翰曰青雲器高大者也

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善曰

傳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樂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名咸為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



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鍾而奏樂 濟同善注 郭奕已心醉山公

非虛觀 善曰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到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

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濤啓事曰咸

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鄭玄 屢薦不入官 臣毛詩箋曰觀見也 良同善注

作一麾乃出守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

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為勗所指麾也傳暢諸公贊曰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為始平

太守 銑曰同善注 麾出守此亦延年自喻

向常侍 向曰秀為散騎常侍

向秀其淡薄深心託毫素 善曰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唯毫素之



所擬翰曰甘好也淡薄清靜也毫素探道

筆紙也謂秀志於著述延年自喻好文也世說曰

好淵玄觀書鄙章句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

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

暢玄風王逸妍蚩曰窮聖人之秘奧測六義之

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耻也漢書曰費直治易

長於卦筮無章句濟曰好玄謂秀讀書鄙賤

人所解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善曰向秀別

說章句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千濯園於山陽收其餘

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  
載軒軒飛貌張衡髀賦曰星回日運鳳流連  
舉龍驤向曰為鳳鳥之美者故以喻焉  
河裏游惻愴山陽賦善曰漢書班伯曰式號式  
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



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良曰秀常與嵇康寓居河內山陽後經山陽舊居因聞笛作思舊賦流連淚流貌河東河內也惻  
倉悲傷也山陽賦則思舊賦也

詠史詩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

善曰漢書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維陽

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帥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  
銑曰皆邑居豪華  
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善曰史記陶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書夏侯勝嘗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



取青紫如俯拾地芥  
向曰此有百金  
之子不死於市者明經術而取高位  
京城十

二衢飛甍各鱗次

善曰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

辟雍賦曰攢羅鱗次翰曰  
薨屋簷也若魚鱗之相次

仕子票華纓遊客

竦輕轡明星辰  
未稀軒蓋已雲至

善曰七啓曰  
華組之纓楚

竦輕轡明星辰未稀軒蓋已雲至  
善曰七啓曰華組之纓楚  
 辭曰竦余駕乎八冥廣雅曰竦上也毛詩曰明  
 星有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疏也希與  
 稀通說苑曰翟璜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  
 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尚書中侯曰青雲浮  
 至濟曰未稀尚多賓御紛馳杳輦馬光照地  
 也雲至如雲之至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御侍也吳質荅東阿  
 王書曰情踴躍於輦馬良曰輿杳衆盛貌  
 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  
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應璩與曹長

辭曰竦余駕乎八冥廣雅曰竦上也毛詩曰明星有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䟽也希與

稀通說苑曰翟璜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尚書中侯曰青雲浮

濟曰未稀尚多賓御紛馳查鞏馬光照地也雲至如雲之至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御侍也吳質荅東阿書曰情踊躍於輦馬良曰颺沓衆盛貌寒

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應虞與曹長

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

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  
一寒一暑應象與曹長



思書曰春生者繁華也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善曰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莊子曰夫欲勉於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銑曰此詩獨美嚴公以誚當時奢麗

詠霍將軍北伐詩五言

虞子陽

善曰虞羲集序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

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向曰霍去病為漢驃騎將軍以破匈奴義慕之是以詠矣

擁旌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善曰班固永邪山祝文曰仗節擁旌鉦人



伐鼓漢書公孫弘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史記

曰秦使蒙恬築長城翰曰旌旌旄也汗馬謂

馬出汗有城秦所築在北地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

涼五臣作窮秋八月廣騎入幽并善曰宋子侯詩

白露變為霜齊曰虜飛狐白日晚瀚汗海愁

雲善作生善曰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

霍去病率師登臨瀚海如淳曰瀚海海名說文

曰陰雲覆日良曰飛狐地名瀚海北海名

羽書時斷絕刁彫斗晝夜驚善曰羽書即羽檄

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

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鐃受一斗晝炊飲

銑曰羽書徵兵檄也斷絕謂路有寇不通也



墉揮寶劒蔽日引高旂

五臣作旌字

善曰

杜

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

曰楚王使風湖子歐冶子干將作劒曰大阿晉

鄭聞而求之不得闔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

王引大阿之劒登城而麾之三軍爲之破敗史

記曰陸賈寶劒直百金楚辭曰旌蔽日兮

鼓若雲向曰墉城牆也蔽日言高也雲屯

七萃士魚麗

離

六郡兵

善曰陸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

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亦猶傳有七

輿大夫皆衆聚集有智力者爲王爪牙也左氏

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爲魚麗之陣漢書曰趙充

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曰金城

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翰曰雲屯如雲

之屯萃聚也以智力之士七等聚之爲爪牙魚

麗陣

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

善曰李陵書曰胡笳互動沈約

名

胡



宋書有胡漢舊箏笛錄有曲不記所出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

於羌思者其聲

悲思隴山名

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警焉文穎曰恐

懼也漢書匈奴有日逐王西京賦曰喪精亡魂

名曰警警伏也亡精失魂貌

土門罷斥侯甲第

始修營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王門關又曰李廣

區又曰上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

威臣無以家為

也去病有功而賜之甲

第甲第謂第一之宅也

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

成善曰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

詩曰如何久為別百行德諸已孔臧與弟書曰

學者所以飭百行也



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莊子曰天與地無

窮人死者有時爾雅曰虧損也

向曰不恒盛也未窮激楚樂已見高

臺傾

楚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樂衆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

栢子新論琴道雍門周說孟常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以傾曲池又已平

良曰激楚歌舞也人既遷化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善曰漢書甘露

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敘其姓名其功德圖形貌於麟閣上雖千載後猶有雄名當今者義將效之

百一

百一詩

五言 善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



時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克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應璩

五臣作璉

璉

善曰文章錄曰璩字

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典著作卒文章志曰璩女南人也



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諱也  
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政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善曰論語曰紂之不

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虺  
曰慎厥終惟其始

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善曰韓子曰說之以

得竇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三畧曰侵誣  
下民國內誼譁

墮許規切五官去有人適我閭善曰高唐賦曰

失志良曰墮官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善

漢書楊惲書曰田家作苦蔡邕與袁公  
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問我何

功德三入承明廬善曰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  
又為侍中故云三入陸機洛



陽記曰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

明門側銑曰承明所占之於此土五臣作

謁天子待制處也善曰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

此是謂仁智居之所居乎亦問者之辭也爾雅

曰隱占也郭璞曰隱度之也論語曰智者樂水

仁者樂山向曰此土謂璩之間里仁智謂有

山水文章不經國筐篋口無尺書善曰典論論

也國之大業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

之囊簡書說文曰筐篋箚也漢書曰廣武君曰

奉咫尺之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平聲善曰

書以使燕言文章既

不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

往而見譽問者之辭也翰曰問璩何等用而稱

才學往往為人所歎避帝跪自陳賤子實空虛

才學往往為人所歎避帝跪自陳賤子實空虛



善曰孝經曰曾子避席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  
稱賤子濟曰避席離席也賤子據謙稱空虛  
無也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五臣作知字善  
心常懷耻類宋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闕  
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  
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  
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盧胡而  
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  
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  
左氏傳曰如從也良曰言周客知宋人非寶  
而觀之有人知我無德而問之其於愧也不亦  
多矣皆諷朝廷之士有其位無其才能不愧乎

## 遊仙

### 遊仙詩

五言



何敬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

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銑曰何劭處亂朝思游仙去世故為

是詩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

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栢劉公幹贈從弟

詩曰亭亭山上松亭亭高貌

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彫落

善曰莊子

曰受命於地唯松栢獨在冬夏青青爾雅曰吉柢本也焦貢易林曰溫山松栢常茂不彫落

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日矚巖

石

善曰尚書曰庶常吉士七啓曰抗志雲際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門

也物謂松栢濟曰玄雲取其高巖石取其固屬見也

美昔王子喬友道



何敬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

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銑曰何劭處亂朝思游仙去世故為

詩是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

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栢劉公幹贈從弟

詩曰亭亭山上松亭亭高貌

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彫落

善曰莊子

曰受命於地唯松栢獨在冬夏青青爾雅曰吉柢本也焦貢易林曰溫山松栢常茂不彫落

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曰矚巖

石

善曰尚書曰庶常吉士七啓曰抗志雲際思玄賦曰流日眺夫衡門

也物謂松栢

齊曰玄雲取

美昔王子喬友道



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善曰列仙傳曰王喬者周

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

山上見栢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首謝時

人數日而去立祠緱氏山下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張湛

曰上能友於道友或作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以修德思玄賦曰續連翩兮暗曖說文曰御使

馬也良抗跡遺萬里豈戀生民五臣作人樂長懷

慕仙類善作然心縣邈善曰廣雅曰抗舉也

跡王逸楚辭注曰縣縣細微之思也又曰邈遠貌

游仙詩七首五言



郭景純

善曰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鎔銖纓紱食霞倒景餌玉

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向曰璞詩雖游仙意雜傲誕上下道德信遠乎哉

京華游俠窟

五臣作客

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

若託蓬萊

善曰西京賦曰都邑游俠張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曰先

生居山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棲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韜隱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濟臨源挹清

波陵岡掇丹萸

音帝善曰毛萸詩傳曰挹也又曰穀洽也本草經曰



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九草之初生通名曰蕘故曰丹蕘良曰陵上掇拾蕘草也

谿可潜盤安事登雲梯

善曰靈谿谿名也庾仲雍荊州記曰大城西九

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以取宋張湛列子

注曰班輸爲梯可以陵虛銑曰盤樂安何也餘同善注

漆園有傲吏萊氏

有逸妻

善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

迎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污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

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妾曰妾聞居亂世爲人所制能

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而進則保龍而去老萊乃隨而隱向同善注

進則保龍

見退爲

作則觸藩羝

善曰進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



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 翰曰見龍觸藩同善注言退而受困也將進於道德以保中正 高蹈風之美不可歸於俗務就羸角之困者

塵外長揖

五臣作挹

謝夷齊

善曰左氏傳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莊子曰孔

子彷徨塵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齊曰夷齊伯夷叔齊二人耻武王伐君之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璞將蹈於風塵之外不爲夷齊守此小節故長挹謝之而去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善曰庾仲雅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谿山

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



道者士有雲生梁棟間風出窓戶裏借問此何誰云

是鬼谷子

善曰史記曰蘇秦東師事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

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

銑曰蘇秦學於鬼谷翹迹五臣作跡企潁陽臨河思

洗耳

善曰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潁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

遂之潁川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銑曰潁

陽事同善注翹高也企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

起

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微宮門名曰閭闔高誘曰允爲閭闔風周易

曰風行水上渙翰曰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



善曰靈妃處妃也毛詩曰顧我則笑鄭玄曰顧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司馬虎曰啓齒笑也

之將誰使

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縈以結言兮吾令蹇

修以爲理王逸曰古賢蹇修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

良曰蹇修古之賢媒也存在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

善曰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可悅之甚也

蘭苕蘭秀也銑曰翡翠鳥名苕枝鮮明也

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

善曰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葛藟荒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

蘿也

向曰

中有冥寂士靜肅撫清絃放情凌

霄外爵縈挹飛泉

善曰冥玄默也楚辭曰放遊



乘雲陵霄與造化逍遙魏文帝典論曰飢飡瓊藥渴飲飛泉翰曰冥幽霄天也藥藥藥挹酌

也**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

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下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侍

者歌曰遂乘萬龍輶馳騁野嵇康答難曰倭倭以栢實方曰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頌

曰茲亦耿介矯翮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白濟曰赤松古仙人鴻鳥也

**洪崖**肩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子喬以上嵩高山說文曰拍拊也西京賦曰洪崖

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良曰

浮丘洪崖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善曰大戴禮夏小正

並仙人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養生要論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頸而息龜



潛匿而噎此其所以爲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銑曰蜉蝣朝生夕死以比世人龜鶴之壽皆千  
歲以比  
仙人也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

善曰楚辭曰貫鴻濛以東揭兮維六龍於

扶桑王逸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一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敘也向曰六龍日駕也不可頓而止之時變

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

善曰爾雅曰感動也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翰曰言此微禽雖欲騰丹谿雲尚自變化吾獨不能璞恨詞也

鵩非我駕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天生之必死成之必敗然而或者望乘風雲與鵩



翺翺倒景然死者相襲丘壘相望逝者莫反潛  
者莫形足以覺也濟曰卅谿愧無魯陽德廻  
仙者所居騰升也雲螭龍也

日向

作五臣

三舍

善曰魯陽麾日見淮南子許慎  
曰魯陽公與韓遘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  
爲之反三舍璞愧無此德廻日使反得駐其壽

也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陟訝切

善曰論

者如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國曰如日月之  
並過儀禮曰婦人拊心不哭吒嘆聲也楚辭曰  
憂不暇芳寢食

吒增嘆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游

善曰逸迅思拂霄及  
遠游以喻仙者願輕

舉而高蹈

向曰逸輕霄天迅疾  
也言有仙者之資必好仙者之道

清源無增瀾



安得運吞舟

善曰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喻塵俗不足容乎仙者劉公幹贈

徐幹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溪谷嶄巖水增

波韓詩外傳曰孟子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

度量之士不居汚世翰曰清源水源也增高

也瀾大波也吞舟大魚也言小水不能運吞舟

之魚俗人不足

知游仙之事

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授

善曰珪璋

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雖有特達之美而明月

之珠難闇授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

影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

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授人於道衆莫不

按劍相眄者濟曰特達美貌珪璋明月雖寶

以闇授人必恐懼不受今以仙道示俗亦猶此

也

潛穎怨青陽陵茗哀素秋

善曰言世俗不娛求仙而怨天施之

偏又歎浮生之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臻陵茗

哀素秋之早至也替隱在幽替而結穎也鄒潤



市游仙詩曰潛穎隱九泉女蘿得高松義與此  
同爾雅曰春為青陽又曰茗陵茗也劉楨與臨  
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楚辭曰青春爰謝也  
翰曰穎茗皆草木也生潛隱之處則怨青陽之  
不至生陵阜之上則哀素秋之早  
及言仙俗殊事異宜與此相類  
悲來惻丹心

零淚緣纓流

善曰悲俗遷謝故惻心流涕周易

詳思斯戒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

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平寓魯門風煖將為災

善曰國謂曰海鳥

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  
文仲之為政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  
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  
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  
風冬煖文仲曰信吾過也賈逵  
注曰爰居雜縣也良同善注  
吞舟涌五臣海



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

善曰吞舟

之魚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銑曰此中神仙爲之不安而排雲上出但見其金銀臺

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

善曰列仙傳曰陵陽子明

者銓鄉人也好釣魚於延溪釣得白魚鴈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事見太一玉英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謂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案玉杯自來人前

成公皆仙人也挹酌也丹溜

娥揚妙音洪崖



頷五其頤

善曰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而奔月許慎曰姮娥羿

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

音美人以充後宮洪崖已見上文列子曰頷其

頤則歌合律廣雅曰頷動也良曰姮娥仙女

也妙音謂善歌也洪崖古仙人也聽音合律故

點其

升降隨長煙飄飄戲九垓善曰列仙傳曰

時人也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

游乎北海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盧敖仰視

之乃與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

外者若敖而已今則親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為

交乎士笑曰今子游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

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

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視

之弗見乃止銑曰升降上下也九垓九天也

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齡年也遁甲開山圖



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  
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  
尚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父曰宮龍土仙  
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  
曰方比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兒說文曰孩  
小兒笑也銑曰言比諸仙奇齡過此矣嬰孩  
小兒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善曰燕昭使人  
上文漢武內傳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神慢神  
穢雖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良曰燕昭  
王使人入海往蓬萊山求不死之藥  
終不能得故云無靈氣漢武同善注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善作魄善曰說文曰朔  
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禮記  
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尚書曰惟三日哉生魄孔安國曰十六日明消  
而魄去也



循連環而無窮也韓曰循連環若薜收清西陸朱義

由白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日其神薜收司馬

朱義曰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

和日御也河圖曰立秋秋分月從白道漢書云

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氏傳曰分同

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濟曰由從也餘

同善

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栢

善曰淮南子曰

陵苕已見上文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栢毛

萇曰葛寄生也女蘿松蘿也良曰陵苕即陵

上草女蘿兔絲也緣於松栢為

寒所拂將以萎死故辭而去

薜榮不終朝蜉

蜉豈見夕

善曰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

而結絕日而殞毛萇詩傳曰蜉蜉朝生夕死

蜉曰薜槿花也朝榮暮落蜉蜉小蟲名朝生夕



死此皆比人  
生之短也

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

善曰外國圖曰

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林叅天向曰圓丘山名奇草芝草王孫列八

珍安期鍊五石

善曰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

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周禮曰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青磁石也翰曰王孫王公子孫貴者也安期先生仙者也言貴者饌八珍之味仙者服五石之藥五石同善注長揖當途人去

來山林客

善曰當塗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冀其世者甚衆孟子

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齊曰當途人謂



執事也  
揖謝也

六臣註文選第二十一終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註

詩

招隱詩二首

五言 善曰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冲

善曰雜詩左居陸後而此在前誤也 良曰思苦天下溷濁故

將招尋隱者欲以退不仕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善曰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

遂杖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之難踐鄭玄周



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  
向曰荒廢之道橫絕古今以喻時也

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善曰結構謂交結構架也  
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

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  
雖退而巖居可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

琴其中可以發憤矣

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

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誘戰  
國策注曰山北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

禮注曰陽木

石泉漱瓊瑤纖鱗或

善本浮沉曰善

楚辭曰飲石泉兮蔭松柏漱猶蕩也毛萇詩傳  
曰瓊瑤美玉也向曰瓊瑤皆玉言水有之纖

鱗小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善曰禮記曰絲  
竹樂之器也

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善曰毛詩曰其嘯也  
歌又曰集于灌木毛



婦悲吟 濟曰木叢生曰灌 秋菊兼糗糧幽

蘭間重襟 善曰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

曰糗食也 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然蘭可以為

佩故以間襟也 良曰菊可以餐故云兼糗糧

蘭可以佩故 躑躑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善曰言

云間重襟也 躑躑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世務勞

促故足力煩殆也 韓詩曰搔首躑躑阮嗣宗奏

記曰負薪疲病足力不彊鄭玄毛詩箋曰聊且

略之辭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 翰曰

躑躑周行貌煩勞也欲投奔冠簪而隱於此中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

仕臻切 善曰王隱

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毛詩曰經始靈臺高誘

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 向曰

經始經營之始東山思所 前有寒泉井聊可瑩



心神

善曰周易曰井冽寒泉廣雅

悄

善本

菁青

葱間竹栢得其真

善曰峭菁鮮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菁榮於一時時至而後

殺至於松栢經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弱葉栖霞雪飛榮流餘津

良曰言竹栢之美

爵服

無常玩好惡有屈伸

善曰言爵服之榮理無常玩時有好惡隨之屈伸管

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

已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東征賦曰行止屈伸與時息兮

翰曰爵五等之爵服五等之服皆不可以常玩

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

善曰言人出仕非一途或結綬以生纏牽之憂或彈冠而去埃塵之累漢書曰蕭育與陳咸朱



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話  
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  
纏繞也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  
物之紛可謂養生矣銑曰結綬謂入仕也由  
此而生纏牽彈冠所以去塵冠既有塵固亦多累

**惠連非吾屈首陽非**

**吾仁**

善曰論語曰謂柳下惠少連降至辱身矣  
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

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  
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則異於是  
無可無不可向曰謂如柳下惠與少連降志  
辱身吾亦不以爲屈如夷齊不仕周居於首陽  
山吾亦不以爲仁當思靜退自得中道

**相與觀所尚逍遙撰**

五臣作極

**良辰**

善曰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  
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

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  
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招隱詩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爽振衣聊躑躅善曰毛詩曰明發不爽王逸曰夷悅也新序曰古老振衣而起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與躑同翰曰夷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善曰

平也躑躅將行貌

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幽通賦曰眷浚谷而勿墜濟曰幽人隱者浚深也朝采

南澗藻夕息西山足善曰毛詩曰于以采藻于彼行

潦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輕

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善曰劉公幹詩大夏雲



遊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  
銑曰雲構大夏也幄帳也  
激楚五臣作  
佇蘭

林回芳薄秀木  
善曰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楚辭  
曰薄附也廣雅曰秀美也  
向曰結積佇留山

也蘭香草也蘭氣迴轉薄迫於秀茂之木  
山

溜何冷冷飛泉漱鳴玉  
善曰枚乘上書曰泰山  
之雷穿石楚辭曰吸飛

泉之微液鳴玉亦瓊瑤也楚辭曰飲石泉兮蔭  
松栢漱猶蕩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玉也  
翰

曰言飛泉漱蕩  
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會曲至樂  
玉石而有聲也

非有假安事澆淳  
善本  
樸  
善曰莊子曰天下有  
作醇  
至樂無有哉老聃曰

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之謂  
至人又曰唐虞始為天下凜淳散朴許慎淮南

子注曰澆薄也凜與澆同  
濟曰言靈者美之  
也又似崩頽之響赴於幽深之曲曾猶深也



良曰此皆自然而成故云非有假也言賞此則可謂至樂何事趨於榮利而淳樸之風由茲而薄

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

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喻辭榮也史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方言曰捨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銑曰苟且稅捨也從所欲謂隱居也

反招隱詩五言

王康琚

向曰今古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而不述其爵里才行也康琚

以爲混俗自處足以免患何必山林然後爲道故作反招隱之詩其情與隱者相反



小隱隱陵數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

柱史

善曰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又曰武

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柱下史伯夷之德不如老聃則小隱劣於大隱明矣昔在太平時亦有巢

居子

善曰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

故時人號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

曰巢父善曰解嘲曰遭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也班固漢書序曰

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鷗鷄

明美之也云能先晨鳴哀風迎

五臣作中

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



玉趾

善曰琴操曰許由云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為九州伍長乎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難郭

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重奏曰陳原絕迹

窮山韞積道藝楚辭曰鷓鴣雞朝嘶而悲鳴崔琦七

蠲曰再奏致哀風楚辭曰救凝霜之雰雰又曰容

則秀雅朱顏毛詩曰爰有寒泉左氏傳楚太宰蔣

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銑曰

言山中鳥音風聲足益愁思霜降水結足傷肌膚

信不足好也鷓鴣

鷓鴣鳥名趾足也

**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已**善曰以

周才隱居為偏智傅子曰君子周才難論語子曰

君子求諸已良曰從俗為周才索居為偏智

**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善曰劉向列子曰錄曰

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太平大宗

與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顏回夭死季由薤於衛皆

迫性命之情而不得天和者也列子公孫朝曰矯

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均天下之至理張甚



曰物事皆均則理無不至郭象莊子注曰至理盡於自得  
翰曰隨時而行曰推分去人自苦曰矯性  
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善曰莊子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又曰游乎萬物之所始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濟曰歸來呼隱者使歸於代也期望安何也

### 遊覽

芙蓉池作

五言

魏文帝

善曰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爲五官中郎將太

祖薨嗣位爲丞相魏王受漢禪卽皇

帝位

良曰魏姓曹氏此詩未卽位

時作謂文帝者後人題

之芙蓉池名餘注同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

善曰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



曰乘升也

銑

曰鄴都之西園

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

善曰西京

賦曰嘉木樹庭上林

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

善曰子虛賦曰上拂羽蓋東方朔七言曰折羽

翼今摩蒼天 向曰卑低修長也摩天言高也

蒼青

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

善曰張衡羽獵賦曰風翊翊其

扶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善曰法言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

翰曰川赤華光也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

齊曰謂有五色雲鮮

明也此皆美貌

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

善曰列仙傳曰赤松

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即周靈王太子

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良曰赤松

子王子喬皆古仙人也

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善曰莊子曰聖



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  
焉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 南州栢公九井作

五言

善曰水經注曰

謂姑熟即南州矣庾仲雍江圖曰姑  
熟至直瀆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  
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與江通  
何法盛栢玄錄曰栢玄字敬道出姑

熟大築

府第

### 殷仲文

善曰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  
陳郡人也為驃騎行參軍以栢

玄之姊夫玄借立為長史帝反正出  
為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  
其面數日而禍及姑熟栢玄所出大  
築府第於此國南故曰南州其界九  
井山仲文從玄於此游故作是詩叙  
其進退危懼之情也

銑同善注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

善曰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

序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

向曰四運四時也準平也言四時其運行若魚

鱗之相次其物理變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

化亦各均平若一也

善曰潘安仁有秋興賦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

事於物也翰曰清秋感人興喻之情可盡於

此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

善曰緊猶實也言

寒緊也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

急也

善本

作警

善曰言風

疾也激

爽籟而起其幽律衝哀壑而叩其虛牝也爾雅

曰爽差也籟管非一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

謂子游曰汝聞地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

郭象曰人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

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驚起也孔

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爲牡谿

谿



谷爲牝良曰爽清也籟風激物之聲也驚起

也清風激於幽深之處起其音律牝亦谿谷也

風入其中成其哀也歲寒無早秀浮榮甘風隕善曰爾雅

實謂之秀賈逵國語注曰浮輕也銑曰言歲

既寒草木無復秀者仲文言我無實乃浮榮之

人自其早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善曰松貞

隕墜也

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

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向曰言已貞正其猶

松栢而性危脆同於朝菌謂彼栢玄所制憂懼

至哲匠感蕭晨五臣肅此塵外軫善曰匠謂栢

斯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

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

注曰肅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

無爲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

一

一



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以明車也翰曰哲智也匠謂善宰萬物者謂相玄也蕭辰謂秋風蕭瑟之辰言玄感此特進駕於高山出於塵外也肅猶清也軫車也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善曰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紆屈也勝引勝友也引猶進也良友所以進已故通呼曰勝引齊曰泛謂玄大設宴席泛博愛士逸爵猶飛杯也邀屈妙伊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勝之人相引而飲善曰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杜預曰蘇晉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范曄後漢書黃叔度傳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薛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爾雅曰泯盡也良曰伊惟也余仲文自稱也言樂相玄好仁之懷使我疑惑鄙吝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西善曰阿祛除泯絕也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西善曰阿



也言已以凡猥妄首朝端匈奴聞之理將見嘲  
也許慎淮南子注猥猶凡也尚書曰惟嗣王不  
惠于阿衡孔安國曰阿倚也衡平也漢書曰甲  
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匈奴  
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上  
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  
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爾雅曰貽遺也馬融  
論語注曰哂笑也銑曰言我猥以不才之身  
爲冠首於阿衡之朝恐匈奴聞之而笑我矣此  
仲文自謙而美相玄也玄爲大司馬以比伊尹  
爲阿衡也

# 游西池

五言

## 謝叔源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謝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爲尚書左

僕射以黨劉毅被誅西池卅陽西也  
混思與友朋相與爲樂也向同善注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

善曰聲類曰悟心解也毛詩曰蟋蟀在堂

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

故以為文翰曰皆思友之詩也

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

臣五

本無此二句

善曰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棄予時無筭而非我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

厭白日潛暉楚辭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

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

迴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

善曰說文曰越度也鄭玄禮記注曰肆市

中陳物處也毛詩曰願言思予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廣雅曰被加也言加大阜而通城

闕也銑曰阡道也

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

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廣雅曰屯聚也向曰惠風謂春風施惠萬物也蕩動也繁



園謂園囿繁茂也屯聚曾重也阿大陵也景吳鳴禽集水木湛清華

善曰蒼頡篇曰湛水不流也翰曰景吳日斜也湛澄華麗也寒裳順蘭沚徙

倚引芳柯善曰毛詩曰褰裳涉溱鄭玄曰揭衣度溱水也潘岳河陽詩曰歸鴈映蘭

詩沚與詩同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蘭沚水渚有蘭也芳柯蘭枝也徙倚時行也美

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善曰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王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也良曰美人謂友人也愆過也言友人遲晚不至我將如之何

無爲牽所思南榮戒其多善曰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趺曰全汝形抱

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趨處朱切銑曰謂相思不已自誠之詞餘注同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五言善曰靈運山居賦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

向曰樓即所居之樓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

音饒倚沼畦瀛兮遙望博

王逸曰楚人名池澤中曰瀛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楚辭曰荃橈兮蘭旌王逸曰橈小楫也

翰曰澤中曰瀛星羅謂夜也橈楫也憩謝面曲汜臨流對廻潮

毛萇詩傳曰憩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為汜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豫隱曲之汜

決復入曰汜廻潮潮落之名輟策共駢筵並坐

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援響山椒

善曰李弘軌法言注曰駢

並也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椒丘

曰山椒亭亭映江月瀏瀏音留五臣出谷飈音標

山頂也



善曰亭亭迥貌王逸楚辭注曰濛風疾貌寡婦賦曰風濛濛而夙興向曰亭亭月明貌颺風

風聲也  
斐斐氣幕五臣作纂岫  
泫泫露盈條善曰斐輕貌

岫山峰也。岫，山貌也。岫，露光盈滿也。條，細枝也。近，瞻祛。

幽蘊遠視盪誼善曰李奇漢書注曰也王逸楚辭注曰蘊積也鄭

玄禮記注曰聞誼躡則人意動作  
矚望祛除幽靜蘊積盪洗誼聒躡氣也  
銑曰聒言

不知罷從夕至清朝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悟

與晤同古字通  
向曰晤對也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也又曰京城西北有別嶺入江  
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謝靈運

齊曰京口江口北固山名靈運從宋高祖上此山樓望江而應

制也凡和天子曰應詔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

善曰言聖人佩玉璽所以儆戒誠信居黃

屋所以顯示崇高鄧析子曰爲之符璽以信之蔡邕獨斷曰璽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也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良曰玉璽謂天子傳國璽此者戒人誠信使敬於上黃屋謂人君以黃繒爲蓋此者示人崇高有異於下也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之善曰言上二事乃爲名教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三國名臣頌序曰名教束物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誄曰聰竟神理方言曰超遠也銑曰此二事蓋爲名教而用之



至於大道化人在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善

神理超遠而已

莊子曰堯見四子貌姑射之山汾水之陽莊子曰

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郭象曰

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說文曰鑣馬

銜也言鑣以明馬猶軫以表車銑曰堯見四

子貌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故云

昔聞也今見者謂宋高祖登北固山若飄然出

於塵外正與堯意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善

相合也鑣銜也

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稅鑾猶稅駕也

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孟康曰山

椒山陵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山椒翰曰笳

簫也大駕行必吹簫稅捨鑾駕也山椒山頂也

張組馳倒景列筵矚歸潮善曰吳都賦曰張組

賦曰或倒景於重溟王彪之游仙詩曰遠游絕

塵霧輕舉觀滄溟蓬萊陰倒景崐崙罩曾城並



以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影濟曰組組遠巖映

惟也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影楚辭曰

蘭薄白日麗江皋善曰蘭薄即蘭林也楚辭曰

薄叢也麗美也原陽美帝綠柳墟圉散紅桃善

江皋江曲也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稊稊者發乎也桃則

華美與稊音義同廣雅曰墟居也銑曰高平

曰原下濕曰隰黃軟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

枝也墟丘圉圉也善曰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司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不鑒孝經鉤命決

曰地以舒形萬物咸載向曰皇宋高祖也言

宋高美此陽春而布德澤故萬象皆光照也

顧已枉維繫撫志慙場苗善曰鄭玄毛詩箋曰

顧念也毛詩曰皎皎



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求今朝翰曰白駒喻賢人有潔白之德食場苗喻食祿維繫皆繫也喻羈賢人使入仕也靈運自謙顧已非工賢枉見繫繫而仕循撫其志實慙食祿而已  
**拙各所宜終以及林巢**  
善曰呂氏春秋曰至治若此則工拙愚智可得而知矣巢已見王康琚反招隱詩齊曰工巧也巧拙各有所宜靈運謙以為宜在放逸終將  
**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  
歸於山林而巢居也  
**謠**  
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舊想謂隱居之志也歎逝賦曰覽前物而懷之劉琨答盧湛詩曰引領長謠良曰曾則謠歌也靈運云素願自退今觀山水樂之則是縈於舊想故覽物色而奏長歌也

### 晚出西射堂

善曰永嘉郡射堂銑曰射堂在永嘉西靈運獨處常不



得意作是詩也然此  
以下皆求嘉所作

# 謝靈運

步出西城

五臣作掖

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巘魚崿

五各青翠杳深沈

善曰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爾雅曰山

小而高曰岑爾雅曰山正郭巘崿崖之別名爾雅曰重巘陳文字集略曰崿崖也王逸楚辭注

曰杳深冥也向曰岑山峯也山橫曰曉霜楓障巘崿崖之別名青翠山色杳闇也

葉丹夕曛嵐

祿含氣陰

善曰楚辭曰與曛黃而為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

湛山路吟曰道逶迤今嵐氣清埤蒼曰嵐山風也節

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

善曰節時感憂也

羈隹戀舊侶



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

善曰七發曰暮

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言鳥含情尚知勞愛况乎人而離於賞心也

雌無耦也萬物含情尚愛矚撫鏡華緇鬢攬帶

類如何使我離賞心之人乎

類如何使我離賞心之人乎

緩促衿善曰孫綽子曰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藻玄鬢吐

素華古詩曰衣帶日已緩

銑曰華白安排徒

空言幽獨賴鳴琴善曰言安排之事空有斯言幽獨不悶唯賴鳴琴而已莊

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惟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

曰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向曰安排之理空有其言幽獨不悶是

賴鳴琴而已靈運以此自解



登池上樓

五言 善曰永嘉郡池上樓 翰曰靈運被謫出時有疾起而

作是詩

謝靈運

潜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

前淵沈

善曰虬以深潜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虬鴻也說文曰

虬龍有角者淮南子曰蛟龍水居又曰鳥飛於雲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

舒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古字通馬融論語注曰怍慙也濟曰虬龍怍慙虬以潜

處而自保鴻以遠飛而去患靈運進德智所拙

退耕力不任

善曰周易子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尹子曰爲令尹而不喜退



耕而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良曰言進德濟世智則疎拙退耕自給力不堪任徇禄

反窮海卧病對空林

善曰趙岐孟子注曰徇從也窮海謂永嘉郡也說文

曰病病也

銑曰徇求也永

衾枕昧節候褰開

暫窺臨

善本無此兩句向曰卧病於衾枕暗於節候故云褰開帷簾窺臨景物也

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嶇

音欽善曰禮記曰

聆聽也

李陵書曰舉目言笑洞簫賦曰嶇嶇山高貌初景

革緒風新陽改故陰

善曰楚辭曰款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神農本

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濟曰初景池塘生

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善注



同良曰塘隄也鳴禽鶚也銑曰詩幽風云  
春日遲遲采繁祁祁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  
草生兮萋萋言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禮記  
感傷此歌吟也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詩曰我行永久  
穀梁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向曰  
離羣索居歲月久持操豈獨古無悶微在今善曰  
而難處其心也周兩責影曰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周  
易曰遯世無悶翰曰執持雅操豈獨於古無  
悶也道驗之於我將爲之矣易云遯世無悶

游南亭

五言 善曰永嘉郡南亭  
銑曰靈運所居之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

善曰淮南子曰季夏  
之月大雨時行高誘



曰是月有時雨也說文曰霽雨止也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然雨則雲出晴則

雲歸也濟曰時竟謂日暮之時密林含餘清竟盡一日也澄清也霽雨止也

遠峯隱半規善曰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簞清有餘也張載歲夕詩曰白日隨天迴

鰲鰲負如規良曰含餘清謂雨後氣尚清涼也隱半規謂日落峯外隱半見規圓曰之形也

久痲悔昏墊丁苦旅館眺郊岐善曰毛萇詩傳曰痲病也尚書

禹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昏瞶墊溺皆困水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

會也銑曰痲病也昏霧墊溺也言病此霖雨之苦也旅館客舍也眺視也郭外曰郊岐道也

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善曰楚辭曰皋蘭被

漸稍也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王未厭青春逸曰芙蓉蓮華也向曰被覆也



Д

小影

即生

有樂

八

問正

與有

九則虎

店



之山  
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善曰毛萇詩傳

曰時惟良顯哉 向曰

亮信良美知友也

游赤石進帆海

五言 善曰靈運游名山志曰永寧安固二縣中路

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翰曰赤石山枕海靈運於此進也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

興沒

善曰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芳以歇而不比杜預左

氏傳注曰歇盡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

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 濟曰水宿宿於

舟中也淹

周覽倦瀛壖

緣而況乃凌窮髮

善曰登徒子好

久興起也

三



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騶衍曰區中者乃有一  
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盡河濡  
弃地韋昭曰謂綠河邊地鄭玄禮記注曰陵躡  
也顧啓期婁地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  
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爲標的良曰瀛海端岸  
也周覽於此尚以勞倦况若昔人陵窮髮之地  
哉窮髮無毛之地  
在北海之北也  
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  
洛神賦曰川后靜波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山  
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水伯也其獸也  
八首八足八尾皆黃青  
銑曰川后波神天吳水伯  
揚帆采石華挂席拾  
海月  
善曰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  
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海賦  
曰維長綯挂帆席向曰石華附石生海  
月如鏡皆中食故采拾之挂席則揚帆也  
無端倪虛舟有超越  
善曰莊子曰北溟有魚其  
名曰鯢海運則圖於南溟



李弘範曰廣大寔冥故以溟爲名謝承後漢書  
曰陳茂常度漲海莊子孔子曰反覆終始不知  
端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孔  
安國尚書傳曰越遠也翰曰溟漲皆海也端  
倪猶涯際也輕舟而進  
**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  
曰虛舟超越輕疾貌  
**關**善曰言仲連輕齊組而之海上明海上可悅  
既悅海上恐有輕朝廷之譏故曰子牟眷魏  
關史記曰齊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  
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屠  
聊城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  
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高誘曰子牟魏公子  
一說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  
也善注  
**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善曰韓子白  
圭曰宋君少  
主也而務矜名郭象莊子注曰德之所以流蕩  
矜名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



良曰忽忘也矜名則必危身故於道請附任公

言終然謝天伐

善曰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

竭子其意者飭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逃大澤之中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銑曰言可用於物則傷於已靈運將依太公任之言不爲人用謝去天伐以存其生餘同善注

石壁精舍還湖中

五言 善曰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游名

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

壁精舍 向曰言靈運游山寺也

謝靈運



昏日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澹

善作

忘歸

善曰楚辭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今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向

曰澹然

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善曰左氏傳趙宣子將朝

安意也

尚早正曆曰日太陽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鄭玄毛詩箋曰微不明也翰曰陽微日落也

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霏

善曰霏雲飛貌齊

故收

菱荷迭映蔚蒲稗

皮卦

相因依

善曰杜預左

草之似穀者阮籍詠懷詩曰寒鳥相因依良

映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

善曰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

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爾雅曰悅愉樂也賈逵



趨疾行也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善曰淮南子

許慎曰澹猶足也孫卿子曰內省則外物輕矣

廣雅曰愜可也向曰思慮澹然至意愜當則

外物自輕於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善曰楚

至理無違也寄言於三島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劉淵林吳

都賦注曰攝持也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為命說文曰推排也為推排以

求也翰曰言養生不出此道也攝養也

### 登石門最高頂

五言 善曰靈運游名山

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

下臨澗水 濟曰言靈運登石門山

##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

善曰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駁郭璞游

仙詩曰山林隱遯棲良

日策策杖也絕懸絕也

疏峯抗五臣作枕高館對

嶺臨廻谿

善曰廣雅曰疏治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廣雅曰抗舉也銑曰疏鑿也

廻谿谿曲廻也

長林羅戶庭

善作穴

積石雍基階連巖覺

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

善曰

景福殿賦曰欲反忘術魏武帝苦寒行

日迷惑失故路翰曰術蹊皆山路

活活夕

流駛

色噉噉

夜援啼

善曰毛詩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楚辭曰聲噉

噉以寂寥廣雅曰噉鳴也

沈冥豈別理守

道自不攜

善曰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嚴君平沈深玄



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

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良曰自言沈深

冥默豈復別理但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蕒善

欲守道使不攜離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蕒善

古樂府有歷九秋妄薄相行歌辭曰齊謳楚舞紛

紛歌聲上徹青雲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

夏之初銑曰九秋幹松之類三春蕒草之居常

類言心契堅貞自游於道翫色亦同於俗也居常

以待終處順安排善曰新亭榮啓期曰貧者仕之

哉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

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安排已

見上晚出西射堂詩向曰居常道以待終天年

處順理而安排代事將使憂樂不能入於我也

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善曰陸機詩曰感念懷

登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陵虛良曰

同懷謂友人也仙者因雲而升故曰雲梯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五言善曰靈運山居賦曰若乃南北兩

居水通陸阻又曰未歸其路迺界北山注云兩居謂南北兩處南山是開創上居之處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經巫湖中過銑曰則靈運所居南山北山也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憇陰峯

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于南山之陽

良曰山南曰陽也景曰憇息也

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側徑

既窈窕環洲亦玲瓏

善曰曹摅贈石荊州詩曰輒軒石行難窈窕山道深

甘泉賦曰和氏玲瓏晉灼曰明貌翰曰迥俛遠策杖徑路也窈窕長遠貌玲瓏明暗貌

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

善作濊字在冬切善曰毛詩曰南有喬木楚



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綜西京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鳬鷺在梁毛萇曰梁水會也濃與衆

同良曰俛下喬高抄末聆聽也涼水聲言登於山半下視高木之末仰聽流水之聲石

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蹊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

峯容善曰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爾雅曰感動也周易曰

地中生木升丰容悅茂貌郭璞曰丰容也周易曰蹊徑蹤迹也銑曰丰草盛也言雷雨作解

竟何感動而令草初篁苞綠籊土新蒲含紫茸木升長皆得盛容

而容切善曰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籊竹皮也蒼頡篇曰茸草貌然此茸謂蒲華也江賦

曰擢紫茸茸向曰竹叢生曰海島戲春岸天篁苞裏也籊竹皮紫茸蒲花也

鷄弄和風善曰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張海鷗中隨潮上下爾雅曰鷗天鷄毛詩曰



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貌撫化心無厭覽

翰曰海鷗天雞鳥名和風春風

物眷彌重善曰郭象莊子注曰聖人游於變化之塗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覽物歎

逝賦曰覽前物而懷之眷猶戀也良曰撫不

萬物變化雖無厭倦覽春物明媚眷視重疊不

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善曰言獨在山中無人共游人謂古人也向

曰去人謂隱人也但恨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

不與友人游陟於此也

通善曰言已孤游非情所歎而賞心若廢茲理誰為通乎濟曰言非我情獨為歎息且賞

此廢此是理誰能通矣

#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五言 善曰靈運游名山志曰神子溪南

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銑曰越度也



謝靈運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

善曰元康地記云猿與獼猴不共山宿臨

旦相呼說文曰曙旦明也

巖下雲方合花上露

猶泫

胡犬切始也

善曰廣雅曰方

逶迤傍隈隩

鳥

迢遞陟陁

刑

峴

刑典切善曰說文曰隈山曲

也爾雅曰隈也郭璞曰今江

東呼為浦隩又於六反爾雅曰山絕曰陁郭璞

曰連山中斷曰陁聲類曰峴山嶺小高也峴與

現同良曰隈曲隩涯也過澗既厲急登棧亦

陵

五臣

緬

善曰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

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廣雅曰陵乘也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齊曰厲涉也急急流也山



行險處以板行險處以板川渚屢逕復善曰楚

谷徑復流潺湲銑曰徑復往來也乘隨也蘋萍泛沈深善曰楚

旅蒲冒清淺善曰毛萇詩傳曰蘋萍旅蒲皆水草

泛浮冒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善曰說文曰

萇詩傳曰挹挹也猶今言酌也楚辭曰吸飛泉

之微液翰曰企舉踵也挹酌也葉卷謂初生

未想見山阿人薛蘿若在眼善注同良曰楚

展之阿披薛荔兮帶女蘿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

展善曰靈運南樓中望所知遲客詩曰瑤華未

握蘭握蘭摘芳咸以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

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棗



據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疎麻神麻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展申也又漢家侍中握蘭濟曰蘭麻皆芳草可以投贈者言事君勤苦空結於懷相情用賞為美事昧竟誰辨知之心無田申展善曰言事無高翫而情之所賞即以為美此理幽昧誰能分別乎銑曰言賞樂忠誠自以為美此事深昧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善曰淮誰能辨也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南子曰吾獨懷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向曰觀此山水使人遺忘物慮一悟平道由此而遣

應詔觀北湖田收

五言 善曰丹陽郡圖經曰樂游苑晉時藥園



元嘉中築隄壅水名爲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平十二年爲元嘉

顏延年

翰曰延年從宋文帝游曲阿北湖觀收田勤苦應詔作此詩也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

善曰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周穆

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禹曰予乘四載隨山槩木孔安國曰所載者

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橐力追切濟同善注

蓄軫豈明懋善游

皆聖仙

善曰蓄軫不行豈是欽明懋德之后善游天下皆是睿聖神仙之君孔安國尚

書傳曰蓄積也范曄後漢書曰聖德明懋帝暉聖謂夏禹仙謂周穆良曰軫車懋勉也

膺順動清蹕巡廣廕

五臣作壘字善曰周易曰聖人以順動而民服漢



儀注曰皇帝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曰

揚雄有田一廛晉灼曰廛一百畝也銑曰帝

文帝暉光膺當也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善

順時而動壘田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穎穗也金駕金車也

豐茂穎穗也飛奔互流綴緹殼代迴環善曰陸

金駕金車也漢書曰緹騎一百人屬執金吾吳都賦曰殼騎

曰飛車策馬橫騰超進越絕書曰車奔馬騰續

或連綴緹殼騎也迴環周行也神行埒浮景爭

光五臣作溢中天善曰列子曰黃帝夢游華胥

曰埒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忽西沈史記

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號曰中

天之臺良曰埒等也言天子與神明開冬眷

俱行等於浮景與日爭光盈溢於中天



徂物殘悴盈化先

善曰言開冬而現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悴之物

先言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

發歲羽獵賦曰玄冬季月萬物徂落於外孤安

國尚書傳曰眷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鄭

玄禮記注曰化猶生也濟曰開冬十月也此

時徂落之物雖復殘悴而盈於

始春初化之先言其足觀也

陽陸團精氣陰

谷戔寒煙

善曰吳越春秋越王曰崑崙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處其陽陸賈達國語

注曰精明也山北曰陰良曰陽陸天道攢素

也精氣謂太陽精也陰谷之氣如寒煙也

攢素

既森藹積翠亦葱芊

善曰廣雅曰攢聚也銑

故云攢素森藹霜盛貌松栢

重布故云積翠葱芊鬱茂貌

息饗報嘉歲通急

戒無年

善曰禮記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又



曰國無六年之畜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  
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日  
馬鄭玄曰無歲無贏儲也急要也通百姓之急  
者預戒於無年之時向曰嘉歲豐歲也戒備  
也無年饑年也息人宴饗以報豐歲通人之急  
以備饑年温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善曰說文曰温  
仁也毛萇詩傳  
曰渥厚也字書曰浹洽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  
卑臣輿輿臣隸孔安國尚書傳曰屬逮也翰  
之德布於至賤及後筵延年自謂厚觀風久有  
作陳詩愧未妍善曰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命  
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齊曰言  
從帝以觀土風而作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縲墨  
陳詩既畢愧不妍美  
牽善曰言已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取累非由  
縲牽西京賦曰百禽凌遽戰國策段干越謂



新城君曰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京父弟子曰繆牽長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良曰繆牽馬轡也太長則累於馬行延年自言疲弱不能捷速非繆牽所累凌遽捷速也

###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五言 善曰劉楨京口記曰蒜

山無峯嶺北臨江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蒜山在潤州西二里京口在潤州銑曰此題延年侍游蒜山觀其詩意乃不得從駕恐題之誤也

### 顏延年

### 元天高北列日觀

去臨東溟

善曰莊子曰閭奔之隸與般翼之孫

遇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山



名也漢書儀曰泰山東南曰觀者雞一鳴時見  
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言曰觀者望見長安其高  
如視浮雲孫綽答許詢詩曰倒景淪東溟元天  
山最高在東北日出即見向曰元天山名北  
列北方也日觀泰山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  
東南東溟謂東海善曰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制險塞起臨洮  
至遼東於是度河據陽山王逸楚辭注曰陜山  
側峽與陜通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山海經曰泰  
華之山削成四方翰曰秦築長城度河據陽  
山峽山側也又踐華山為巖險去漢宇襟衛徙  
城華山四面峻如削成吳京善曰言巖險之因去彼漢宇衿帶周衛徙  
此吳京宋都吳地故曰吳京也西京賦曰  
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吳都賦曰山川不足以周  
衛濟曰漢承秦之關塞而居之乃漢未有吳  
開國巖谷之險襟帶之衛流池自化造山關固  
皆遷徙江外就吳之京



神營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類曰化魯靈光殿賦曰神之營之

銑曰因流爲池據

山爲城若化造神

園縣極方望邑社摠地靈

善曰

園縣廟園之縣也邑社陵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徙人以奉園陵今所爲陵者勿置縣邑然陵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摠皆也大載禮天地祝曰望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向曰園縣山陵也方望謂祭四方羣神地靈地祇也言極盡摠括於此宋都其地故美

宅道炳星緯誕曜應辰明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宅

居也道經界也郭璞南郊賦曰宅是星紀奄有衡霍吳都賦曰固其經略上當星紀誕曜浮曜也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辰星楊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爲水德



故云應也

翰曰宅居道界炳光也言帝所居

之界實光星紀之緯辰北方星宋以水德故云

誕曜應

睿思纏故里巡駕市舊垆

善曰爾雅曰

辰明

林外謂之垆

濟曰睿聖也聖謂文帝也晉之東遷劉氏來居

晉陵丹徒之京口故云故里舊垆纏猶懷也市

猶徧

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薨

音萌善曰薛

也騰乘也西都賦曰輦路經營喪服傳曰抗極也

羊祐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杜預左氏傳注

曰薨屋棟也

向曰鑿山峯以通輦路尋

春江

雲言高也抗舉也以瑤玉飾屋薨屋簷也

壯風濤蘭野茂英

音啼善

作梯

英宣遊弘下濟窮遠

疑聖情

善曰楚辭曰宣游兮列宿順極兮彷徨

武詔曰躬儉以弘下濟之惠

銑曰蘭野美言

之萑英初生草也

向曰宣徧弘大凝成也言



編游窮遠大爲下濟岳濱有和會祥習在卜征  
之道以成聖人之情  
善曰國語曰齊桓公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尚書  
曰新作大邑於東國洛四方人大和會左氏傳  
鄭太宰石渠曰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  
則行齊曰齊桓公時岳濱諸侯莫不來服故  
云有和會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周南悲昔老留  
其祥祥習則行言我天子亦然  
滯感遺胡五臣作氓善曰老謂司馬談也遺  
巖耕以謝職不獲預觀盛禮所以悲同昔人漢  
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不得與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統封泰山而予  
不得從行是命也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向曰  
漢武封太山司馬談使南陽至周南之地逢子  
遷謂曰我不登封者命也昔老則談也遺氓延  
言自謂也言我不能從登空食疲廊肆反稅事  
蒜山感慕之情亦與談類



巖耕善曰空食猶素餐也王逸楚辭注曰不空食祿而曠官也廊巖廊朝廷所在也文穎  
漢書注曰巖廊殿下小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楊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乎京師翰  
曰言已素餐疲倦倦於廊廟之列今欲反翰國稅事耕巖石之下此  
延年之謙詞也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五言善曰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為湖湖水周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集  
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符夏諺頌王遊

善曰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符載謂載



之於策也孟子夏諺曰春方動宸善作駕望幸

傾五州善曰禮記曰東方曰春論語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天子爲辰也司馬

相如封禪文曰太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有十

二州宋得其七故謂北境云五州濟曰春方

東方也宸駕天子駕也此蓋言天子巡狩自東

方起也九州之地宋得其五州之人傾心望帝

臨山祗蹕嶠路水若警滄流善曰山祗山神也

幸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

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楚

辭曰使相靈鼓瑟今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

神名銑曰山祗山神水若水神也言感山水

之神稱警神御出瑶軫天儀降藻舟善曰瑶軫

蹕於山路神御出瑶軫天儀降藻舟玉輅也藻

舟畫舟也王符羽獵賦曰天子乘碧瑤之彫軫

建曜天之華旗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



賜奉朝請咫尺天顏向曰神天皆謂帝也御

幸也儀容儀也瑤軫玉車也藻舟畫船也言自

車入萬軸胤行衛千翼泛飛浮善曰萬軸謂車

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

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

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

丈翰曰翼艘也萬軸言多也胤繼也行胤宿

衛也千艘言舟多也彫雲麗琰蓋祥飈被綵旂

泛輕貌飛浮舟行貌周雲麗琰蓋祥飈被綵旂

善曰天台賦曰彫雲斐疊以翼櫺栢子新論

曰乘車玉爪蓋禮緯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旂

旌旗之旒也齊曰麗附也旒蓋以玉飾蓋彫

鏤雲氣附於其上被猶吹也綵旂旗名祥飈瑞

風吹使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善曰吳都賦

飛揚飛揚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善曰吳都賦

列女傳曰趙津女始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

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始攘袂操楫

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始攘袂操楫

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始攘袂操楫



而請簡子造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  
歌其辭曰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  
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  
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交龍助兮王將歸乎  
來懼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夫人  
良曰江南地名荆豔楚歌河激中流也  
**金練照**  
**海浦笳鼓震溟州**善曰金練金甲組練也蔡邕  
女琰詩曰卓象來東下金甲  
曜日光左氏傳曰被練三千西京賦曰囂聲震  
海浦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  
甲也**貌**貌善作**覲青崖衍漾觀綠疇**善  
溟海也  
貌盼窈窕顧盼也衍漾遊衍漂漾也杜預左氏  
傳注曰並畔為疇向曰貌盼迴顧貌觀見衍  
漾廣大也**民**善作**靈騫都野鱗翰聳淵丘**善曰  
騫田也  
皆驚懼之意也都野民靈所居淵丘鱗翰所處  
也魯子曰陰之精氣為靈翰曰民靈人神也



鱗翰魚鳥也見天子兵甲鼓吹之盛皆騫聳驚懼

懷柔

善曰尚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孔安國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施乃浸潤生民毛詩

及河喬嶽毛萇曰懷來柔安喬高也鄭玄曰毛行狩來安羣神也濟曰道德禮儀普徧周洽於川岳之神亦歡欣來居此地矣

行藥至城東橋

五言

鮑明遠

良曰昭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宦之子

而作是詩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

善曰史記曰關法雞鳴出客良曰伐擊

也通晨以表天明

嚴車臨廻陌延瞰歷城闔

善曰楚辭曰嚴車駕



今戲遊神女賦曰望余帷而延視廣雅曰瞰視也毛萇詩傳曰闔城曲也銑曰嚴整廻遠延

長瞰也蔓草緣高隅修楊夾廣津善曰隅城隅也向曰隅城角修

長也津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善曰禁辭曰橋岸也

涼又曰為余先乎平路翰曰迅風擾擾遊官喻法令暴急也飛塵喻時代昏闇

子營營吊井人善曰牧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

曰遊宦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旦於市井以求

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井有市齊曰言懷遊宦子同於市井之人擾擾營營皆馳逐貌懷

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善曰范曄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玉者至不生歸

抱朴子曰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為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傳曰



于朱怒撫劒從之列女傳秋胡子妻謂秋胡曰  
子辭親往仕良曰謂遠仕者金印也利謂利

禄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善曰王羲之荅許  
詢詩曰爭先非吾

事靜照在忘求養生開芳及稚節含彩吝驚春  
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善曰以草喻人也草之開芳宜及少節既以含  
彩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

固所當惜也陸機桑賦曰豐雅節以夙茂蒙勁  
風而後凋曹毗冶城賦曰含彩可以寶珍孔安

國尚書傳曰吝惜也銑曰夫人開布芳華之  
德宜在幼稚之年含其光彩驚惜春序恐時過

年謝吝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善曰說苑曰  
惜也

請耆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黃香上疏曰  
江淮孤賤愚昧小生隱淪謂幽隱沈淪也向

曰尊貴賢大也照灼盛熱勢也隱蔽淪沒也容  
言人貴大則長居盛熱孤賤則長見蔽沒



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

善曰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

古詩曰轆轤長苦辛

翰曰端正也言已道德不行容華消歇一生苦辛正為誰也歎恨之深

遊東田

五言 還作

善曰眺有莊在鍾山東遊濟曰則眺所居之東田

謝玄暉

戚戚苦無悰

在冬

攜手共行樂

善曰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居戚戚

而不解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悰為樂亟

韋昭曰悰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坐苦無

悰駕遊博望山楊惲報孫會書曰人生行樂耳

須富貴何時

良曰戚戚憂歎貌悰亦樂也行

樂謂遊

東田也

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

善曰芊拈請伐吳表曰高

山尋雲霓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曰層累皆重也尚書曰隨山刊木楚辭曰菌閣兮蕙



樓銑曰陟升累重也臺上有遠樹暖阡阡善

木曰樹菌香草也言菌閣美也

仟仟生煙紛漠漠善曰廣雅曰芊芊盛也仟與芊

貌紛亂也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

漠布散也

春酒還望青山郭善曰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

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陸機悲行曰遊

宏芳春林毛詩曰爲此春酒翰曰古詩云夕

宿青山郭且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步步怕惆

惆此言不對芳春酒以消憂還如望青山郭之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五言善

書曰建平王景素爲冠軍將軍湘州

刺史劉琨梁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



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禮遠法  
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

秀起遊氣籠其上  
即樊蘊若煙氣

### 江文通

濟曰宋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廬  
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秀起游

氣籠其上氣氛若香煙也觀淹詩  
意乃和王詩此序不云應教誤矣

###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

善曰神仙傳曰廣成  
子者古之仙人也居

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  
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漢

高皇之孫也好道術之士於是八  
公乃往遂授以丹經良同善注此山具鸞鶴

### 往來

五臣盡仙靈西有鸞崗舊說云洪崖先生  
作古善曰張僧鑒豫州記曰洪井

乘鸞所憩處也鸞崗西有鶴嶺云王子喬崆鶴  
所經處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正東曰天



甯城其北戶出承淵山西王母之所璫同善注瑶草正翁

許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絕許玉樹信善曰蕊青善曰瑶草玉芝也本草經

力瑶瑾翕絕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蕊向絳氣

下日縈薄白雲上杳冥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

而薄天翰曰絳氣赤霞氣也縈繞也草木中

叢生曰薄杳冥深暗貌則謂此杳鑪之煙

坐瞰蜿虹俛伏視流星善曰西京賦曰瞰蜿虹

中坐垂景頰視流星濟曰中坐半山坐不尋

也俛下也平視蜿虹下視流星言山之高遐怪則知

遐怪極則知耳目驚善曰言未盡尋遐怪則知

禮記注曰極盡也良曰言人不遠日落長沙

尋怪異而至此山者則知驚其耳目



渚魯陰萬里生

善曰魯重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銑曰長沙地名

魯重也言山高而陰遠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

善曰多意多佳

意也含情情未申也隱顯交慮所以未申肅賦曰藉皋蘭之倚靡楚辭曰臨風懷兮浩歌王仲

宣公讌詩曰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向曰藉蘭言於山間以蘭藉地而坐此意素多臨風

默然方學松栢隱羞逐市井名

善曰方猶將也言特隱而棄榮

利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陰松栢莊子仲尼曰商賈旦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

虎曰九天為井井有幸五臣作奉承光誦末伏思託

後於

五臣作旌濟善曰光誦猶華篇也後於猶

王首篇也言承此之末伏思託於後車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五言

善曰徐爰釋

有鍾山裴子野宋略曰建康北十里  
皇子尚為西陽王向同善注

沈休文

靈山紀地德險峭

善作資岳

善作靈

善曰說苑

天不雨寡人欲祠靈山可乎鄭玄周禮注曰鎮

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王隱

晉書荀晞曰淮陽之地北組塗山南終南秦

枕靈嶽銑曰紀猶表也資猶因也

觀少室邇王城

善曰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

關南山則終南也爾雅曰觀謂之關戴延之西

征賦曰嵩中岳也東謂大室西謂少室相去十

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

下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向曰終南山為



秦宮觀之儀表少室山近周王之城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垌善

鳳翔淮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李斯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然但

引翠鳳之文不取旗義也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爾雅曰林外謂之垌向曰鳳翔喻

宋興於淮海每之也衿帶之固乃在北阜何其峻建業焉稱神者美言之野外曰垌

林薄杳葱青興善曰北阜鍾山也西都賦曰賦北阜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

其峻又赴洛詩曰林薄杳阡眠濟曰鍾山在北故云北阜草木叢生曰薄杳深也葱青茂盛

貌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善曰子虛賦曰其也

干青雲良曰發地言起發於地合杳共隱天也干雲言高也非一言形狀多也

參差互五臣相望善曰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巖隴有合杳揚雄蜀都賦曰蒼



山隱天子虛賦曰岑崟參差尚書曰終南惇物  
至於鳥鼠孔安國注曰三山名言相望也銑

曰合沓高大貌衆峯高大共隱蔽鬱律構丹巘  
於天參差分布相望而列於地

魚峻盧曾在起青嶂善曰西京賦曰隱鱗鬱律

別名爾雅曰重巘謙魯靈光殿賦曰崩縉綾而

龍鱗向曰鬱律直上貌山醜形曰巘言構成

此形峻嶒疊重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善曰

楚辭曰道幽谷于九疑山海經曰南山崑崙其  
氣魂魂漢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僊

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即事既多美臨眺殊

陵三山在海中翰注同

復奇善曰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

山中之事已多美矣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

臨眺四外復有奇迹



善注同云此皆倣言之  
觀昆明池皆在西京今此擬而作也  
山中咸可

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  
銑曰

隴首山頭也桂枝者桂樹枝也  
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  
善曰大灌

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毛萇詩傳  
八

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  
善曰山海經曰和山五

日維摩經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言八解  
之池與澗水俱流而鳴大品經云初禪二禪三

禪四禪言此四禪之  
窈冥終不見清條無可  
臣

人隱此山巖之曲  
作何欲  
善曰老子曰窈兮冥其中有精王弼曰

物由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其中  
有精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向曰窈冥



深遠貌言皆深遠不可見使人所願從之遊寸

蕭條然無所可欲而近於道

心於此足

其四善曰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

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趣羽旆臨崇基

善曰說文曰挺拔也旆旌旗之

陸機樂府詩曰羽旗懷瓊鸞崇基山也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羽旆旌類崇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

善曰左

基謂鍾山太宰蔣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玉趾跡辱見寡

君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楚辭曰幸夷

車兮結旌旗銑曰玉趾美言王之足也王登

于山故曰雲隨其足桂旗名其高與青霞相

雜淹留訪五藥顧步行三芝

善曰楚辭曰攀桂

枝兮聊淹留周禮



鄭玄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日出東南隅行曰顧步咸可惟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渠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向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三芝石芝靈芝肉芝也於焉仰鑣駕歲暮以爲五臣其五善曰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期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翰曰歲暮喻老也言已於此仰奉王之鑣駕及老終期隱於此也

宿東園

五言 齊曰休文家園

沈休文

陳王闢雞道安仁采樵路

善曰陳思王名都篇曰闢雞東郊道走馬

長揪間潘岳詩曰東郊歎不得志也出自東東郊憂心搖搖遵彼萊田言采其樵良注同



郊豈異昔聊可閑余步善曰七啓曰雍容閑野

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善曰子虛賦曰其山則

也盤紆交互槿籬踈復密荆扉新且故善曰謝

屈曲反覆貌曰插槿當列墉鄭玄禮記注曰荊門荆竹織門

也殷仲堪誄曰荆門盡掩翰曰以槿作園籬

以荆爲樹頂鳴風颺草根積雪露驚麀居去不

息征鳥時相顧善曰毛詩曰野有死麀今以江

鳥厲疾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毛詩箋茅棟嘯

愁鴟平岡走寒兔嚮雲嘯悲鴻竟夜嗽夕陰

帶曾阜長煙引輕素良曰曾重飛光忽我道豈



善作

止歲云暮

善曰古董桃行曰年命冉冉我  
適毛詩曰歲聿云暮

銑曰飛

光日月光也道迫也日月迫落豈止  
歲暮而已老將及我不得游於斯也

若蒙西山

藥頽齡儻能度

善曰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  
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

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  
身體生羽翼陸機應詔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頽

年之方侵向同善注曰言我若蒙此藥  
而頽毀之年儻或能畢於天地齡年也

游沈道士館

五言

游道士沈恭館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

善曰過秦論曰始皇  
振長策而御宇內漢

書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  
曰秦皇始皇也漢帝武帝恢大也

懽娛人事



盡情性猶未克

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

良注同銳意三山上

託慕九霄中

善曰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西征賦曰竊託慕於闕庭潘

岳書曰長自絕於埃塵超遊身乎九霄

銳曰

所居也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善曰廟記曰祈年宮在城外秦

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漢武帝所立寧為心好

道直由意無窮

善曰漢武內傳曰帝好長生之道翰曰皆謂秦漢之主曰

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

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周易曰豐多

也銑曰余約自稱也須求豐大也

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

臣

無此二句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

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



籠開衿

五臣作襟

濯寒水解帶臨清風

善曰曹子建

寒風而開襟

向曰

所累

去

非外物為念在玄

空

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爾雅曰玄道也然道體

無形故曰空 超然自得得不為外物累已所念在於道也 朋來

握石

道

賓至駕輕鴻

善曰袁彥伯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

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食體柔滑如飴即自服

半餘半取以與康皆疑而為石郭璞游仙詩曰

駕鴻乘紫煙 濟曰石隨石之髓也得而服可

長生故朋來握此食之鴻鳥名仙者以為駕故

賓至則相 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一舉陵五

作倒景無事適華嵩

善曰吳都賦曰逕路絕風雲通張昶華山堂闕銘曰



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起漢書谷永曰及言世有  
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廣雅  
曰陵乘也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  
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  
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  
丘公接以上嵩山良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  
月反從下照故謂倒景我一舉而升

寄言賞心

客歲暮爾來同

善曰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

也言君之年歲已晚銑曰賞心客謂與我賞  
此之友人歲暮謂年老也言及老與爾同此事

古意酬到長史漑

文登琅邪城

五言善

梁典曰到漑字茂灌為司徒長史沈  
約宋書曰南琅邪郡琅邪國人隨晉  
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  
陽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相溫領郡



鎮江乘縣立郡鎮輿地圖曰梁武改南琅邪為琅邪郡在潤洲江寧縣西

北十八里

徐敬業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徐勉第三息排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

最知名卒於郡府向曰少有才學為晉安內史古意作古詩之意也酬報也灑為司徒長史登此城作詩贈排故排報之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

善作

樓蘭

善曰漢書揚雄上疏曰孝文時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杆泥城杆音烏翰曰甘泉山名匈奴犯塞烽火至其泉宮上谷郡名近樓蘭之國警猶警策也抵猶

拒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

善曰蜀都賦曰豁險吞若巨防子虛



賦曰其山則盤紆弗鬱濟曰此江即岷江也

茲山即鍾山也豁險鬱盤重厚貌言此江山北

於甘泉表裏窮形勝襟帶盡巖巒善曰左氏傳

上谷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

也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說文曰巒小

山而高良曰巖巒山也修篁壯下屬危樓峻

言衿帶之固盡是此山

上干善曰子虛賦曰下屬江河又曰其上則交

錯糾紛上干青雲銑曰修長屬及也竹

叢曰篁言竹生於山上下及於地益山形之壯

矣危高也言城上高樓如山之峻上干於雲也

此城依作登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善曰左氏傳

山而作登陴杜預曰陴城上陴睨也王仲宣七哀詩

兵登陴杜預曰陴城上陴睨也王仲宣七哀詩

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向曰陴城上女

牆也遐遠也長

安謂丹陽城

金溝朝灞漭產甬道入鴛鸞



善曰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閭闔門入霸漣二水名也雍州圖經曰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西入灞水小水入大水曰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閣道也淮南子曰甬道相連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鴛鴦殿翰曰金溝之水入灞漣如江河朝宗於海甬道起土爲道鴛鴦殿名皆西京鮮車鴛鴦轂汗馬之事此擬而作之故望見

**躍銀華**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漢書劉向上封事

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臣愚鴛鴦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詩

曰銀鞍何煜燦翠蓋空踟躕良曰鮮新鴛鴦奔也華轂彫飾其轂銀鞍用銀以飾鞍言見城中

車騎**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

善曰漢書音義曰負恃也韓子

曰耿介之士史記曰藺相如怒髮上衝冠濟曰負恃也耿介猶志操也壯士之怒髮上衝冠



悱自言少年時壯氣志操既懷紀燕山石思開

函谷丸

善曰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北

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隗囂據天水王元說囂曰

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

萬世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

豈如霸上戲羞取

路傍觀

善曰古樂府曰日出東南隅行曰兄弟

滿路傍向曰漢時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

霸上文帝馳入其軍曰霸上軍兒戲耳

不能如劉禮作兒戲

寄言封侯者數

具所寄居良

可歎

善曰漢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

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

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人後然終無尺寸之

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又曰大



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爲李廣數奇孟康曰奇  
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翰曰李廣  
與衛青伐匈奴青陰受上旨以爲李廣數奇無  
令當單于廣竟失道自殺奇謂無偶也夫將有  
大功則封爲侯當數奇之時良可  
歎息也此皆排之心事以報於漑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二